

新
新
武
侠

武神

4
奇计



余为魄◎著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J 247.7

70-9

余为魄◎著



④
奇计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兵神.4/余为魄著. —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07.3

ISBN 978-7-5391-3701-8

I. 兵... II. 余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29625 号

兵神④奇计 / 余为魄 著

策 划 张 明 魏 人

责任编辑 彭学军 魏钢强

特邀编辑 刘幼生 方 伟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17

插 页 4

字 数 285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3701-8

定 价 22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6524997



◎作者简介

余为魄 1967年生，1995年开始以创作为生，曾发表过多部武侠作品，其中著名的有：《离火青瞳》、《冷袖寒刀》、《神剑皇朝》等。其作品擅长描写人性，刻画社会的黑暗面，笔触所到处常能激发读者无限的惆怅和悲伤。本书将带领读者进入以人情冷暖、人性丑恶等元素所构成的黑色武侠世界。

策 划：张 明 魏 人
责任编辑：彭学军 魏钢强
特邀编辑：刘幼生 方 伟



兵神①孤雁 定价：22.80元



兵神②流光狂草 定价：22.80元



兵神③狼翼 定价：22.80元

封面绘画：董绍华

封面设计：乙正·金石设计
Tel: 13681209108







余为魄〇著

兵神

④ 奇计

目 录

奇计：丐帮再战	1
武士刀	59
陷阱	118
一心	142
奇计：丐帮三战	205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奇计：丐帮再战

一

一面长方形的大旗，迎风招展，旗上白底彩色，绣了四只怪兽，红绿金乌，环拱着一根横置的打狗棒。

此乃新成立不久的北丐帮总堂堂旗。

旗下，罗列了成千上万的黑甲骑兵，对面，立着一人一马。

那人蚕眉凤眼，虎背熊腰，腰间悬了八只布袋，乃赵护身是也。

勒马伫立的赵护身环视这一切，冷笑。

随即，彼端，数骑人马奔了出列，左边两骑，一个头秃胡子长，一个怒发欲冲冠，系左亨岱与洪佑，北丐帮总堂主——高华容的左右手。

右边两骑，一个大头扁脸、肩负流星双锤，一个长嘴细眼、腰挂精钢大剪，是熊本立与王鳄，分别是白虎堂、西关堂的堂主。

话说高华容自从一战功成，假剑圣朱厚皋的助力，统一丐帮北方四堂后，诚然将中兴堂吞并，而白虎、西关两堂，亦成为附庸，惟高华容之命是从耳。

这是为什么熊本立与王鳄的脸上，均已失去昔日风采的缘故。

数骑人马跑了一程，旋在赵护身的跟前，停了下来。

高华容自然居首。

赵护身见其腰际也悬了八只布袋，嗤笑道：“我说黑仔呀，几日不见，你不但升了堂主，还当上了这劳什子的总堂主，好不荣光呀。”

高华容抱拳笑应：“好说，向赵长老请安了。”

其余众人跟着抱拳施礼。

赵护身草草答礼，再问：“嗯，叫我一个人来，你们却……”手指那一大队的人马，“来了这么多，干什么？示威来着？”

高华容待要解释——

赵护身已经转向熊、王二人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演的哪一出？”

熊本立瞥了瞥高华容，方道：“长老，咱们北四堂好不容易统一了，如果能趁势把南四堂也给统一，不知该有多好。”

王鳄亦来帮腔：“所以喽，我等正准备兴兵南下，完成一统丐帮的大业。”

赵护身未置可否，冷冷看着。

熊本立只得继续说道：“然而总堂主需要一件压服各方的信物，方便出师，而这信物当非您所保管的打狗棒莫属了。”赵护身一怔，恍然大悟。

高华容不悦问：“未审长老所笑何来？”

赵护身手指众人身后的那面堂旗，说：“搞了半天，那四条狗舔的，原来不是朱厚皋的老二，而是打狗棒啊，哈哈哈哈哈，好玩，好玩。”前述的北丐帮总堂堂旗，乃是四只怪兽环拱着一根打狗棒，赵护身说成“四条狗在舔……朱厚皋的老二”，自是故意误会，有意污辱。

其实赵护身已经晓得蚀骨虫卵一节了。

高华容怒而不发，还以冷嘲：“舔他老二的活儿，阁下乃系典范，我等晚辈，不过追随典范罢了，不足为笑。”

赵护身倒转肩负长棍，怒指道：“闭嘴！你这黑脸小子，竟敢出言不逊。”

高华容嘴角一扬：“我乃北丐帮总堂主，你见了我不恭不敬，却来反责我不逊？嘿嘿，真是滑稽啊。”

赵护身啐道：“你也配！”两腿一夹，纵马向前，抡起棍棒便打，啪的一声轻响！却是打在四把兵刃之上。

不单左亨岱与洪佑各挺刀棍来格架，就连熊本立与王鳄，也各出锤、剪来挡。赵护身缩棍斥道：“给我闪开！老子今天要替全帮徒众，教训教训这个叛帮小子。”左、熊等人俱是不闪不退，护卫的紧。

赵护身瞠目悟道：“传言果然不假。”看看熊、王二人说：“你们两个，果然吃下了蚀骨虫卵啦。”

熊、王二人闻之，莫不低头悔恨，无奈叹息。

临城一战后，徐濯非力劝熊本立与王鳄退兵，莫与高华容见面，但熊、王二人

自恃握有重兵，不听其言。

便在当日稍后，二人率领大军，来与高氏会师。

高华容率领亲随数骑，出阵相迎。

顾盼问：“徐先生他人呢？”

熊本立鞍上回答：“他走啦。”

高华容一愣：“走啦？怎么走的？为什么？”

王鳄说：“他还劝我们一起走，别来见你呢。”

高华容两手一摊，满脸不解。

熊本立抢在王鳄之前，手指高营中的那面王旗，质问：“你跟朱厚皋私下和解啦？”

高华容一愣：“哟，原来是指这个？”悠哉笑笑：“哈哈，两位莫疑，他是我的阶下囚罢了，那面王旗，只要大伙高兴，随时可以拔下。”熊本立与王鳄相视一眼，渐始释怀。

高华容转向随从喊道：“拿酒来！”

随从旋即搬来一坛酒，当场除去封口，倒入三只碗中。

高华容分别递给熊、王，自己亦执一碗，笑谓：“来！庆祝胜利，咱们先干一碗。”

营前对饮，当然很教人信赖，可熊、王二人听过徐濯非的劝告后，疑心已生，不免对这碗酒，有了顾忌。

世故的熊本立执碗不饮。

奸诈的王鳄则索性趋近，将高华容手中的一碗酒，抢过喝了。

高华容愣得一愣。

王鳄喝罢笑笑：“这酒好。”把自己的那碗递上，“喏，你也喝。”

高华容会意，亦笑，接过一饮而尽。

熊本立看了心想：“我若再要不喝，未免显得小气。”遂亦饮之。

三人马上言欢，随之并马同行，带着随从，一起走入高华容帐里。

行走间，高华容话锋一转，忽问道：“两位可曾听说过五毒教的蚀骨虫卵？”

熊本立点头说：“听说过，那是一种阴损至极的东西，传言误服之人，如不定时服下解药，体内虫卵便将孵化，死状奇惨。此药专以操纵生人之用。”高华容大笑。

王鳄反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高华容说：“看来，咱们三人都得听从朱厚皋的号令，终生受其操纵啦。”

熊、王二人顿时勒马，问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“是啊，给我说清楚！”

高华容说：“适才所饮那酒，碗里早有虫卵，斟饮之，自将虫卵服入，再难呕出。”

“你？！”熊本立指斥：“你自己也喝了呀！”

高华容耸耸肩膀笑笑：“那又如何？横竖我早就服过了，再吞一次，亦无所谓。”

高华容说的乃是谎言。一如前述，他并未肯服药，然而，想要迫使熊、王服下虫卵，转向朱厚皋邀功，亦不容易，于是想出此计。

首先他轻装出迎，释其疑心，不急于招入营内；其次，又与二人饮酒，甚至于交换酒碗，教二人不再防范。

喝完酒后，他再将二人带入自己的营区，扯谎欺骗，唬得熊、王二人真以为服下虫卵，令他二人受制于己。实则酒中什么药物也没有。

王鳄仗勇吼道：“老子杀了你先！”正待上前扑杀高华容——

此地终是高华容的营区，四周伏兵骤出，弯弓搭箭喊道：“别轻举妄动！”“小心我们先宰了你！”

高华容更补上一句：“杀死我容易的很，怕就怕，阁下的死比我艰难许多，难看许多。”

王鳄因而气馁，放下武器。

俄倾高华容引手虎帐（此时已成朱厚皋的王帐了），微笑说道：“有请两位。”

熊、王二人相视无奈，说不得，只好留下部众，撤去侍卫，乖乖跟了入帐，就这样一步步踏入陷阱里……

一旦与朱厚皋共处于帐中，以朱厚皋的武功，再想强喂二人虫卵，那就易如反掌了。

事后，高华容倒未相逼太甚，让二人仍然各任堂主，还提出了“一统丐帮”的远景，吊着二人的胃口。

熊、王二人虽说也曾想尽办法解去身中之毒，但五毒教的至上圣药，岂是轻易能解的？二人一时间，倒也无计可施，仅能顺从驯服。

回到今时此地……

当赵护身欲杀高华容时，熊本立与王鳄自亦挺身相护，唯恐高华容有什么三长两短。

赵护身转向高华容冷笑问：“怎么？你也想迫我服下蚀骨虫卵？”

赵护身身为四大长老之一，个人武功之高，绝非在场群丐所能企及，最多就是群起杀之，至于奢望将其制服喂药，那可难如登天。

高华容回以一笑：“不敢，总之，请您交出打狗棒来，其余一切，我也不来强迫。”

赵护身又是冷笑，说：“如果我不肯呢？”

高华容变色说：“还想‘要脸’，你就会肯。”语毕，拍了拍手示意。

几名侍卫遥见，登时策马趋近，其中一马，载着一名二十郎当的青年，青年双手被缚，显然是个俘虏。

赵护身待得对方驰至，方才看得清楚，愣道：“赵庄主的儿子？”

正是“工神”赵应昌的儿子赵守成。

数骑人马这时勒马止蹄，环列四周，有人将赵守成连人带马，拉了上前。

赵守成像只受了惊的兔子般，左顾右盼，浑身发抖。

高华容笑笑：“长老好记性，还认得他是赵应昌的儿子，那么，风火林之役，您一定也还记得。”（关于风火林之役，请参看《流光狂草·春》）

赵护身冷哼：“废话。有屁快放！”

高华容说：“这位叫赵守成，他是八王世子的细作，当我军与白莲教徒交手时，就是此人通风报信、帮忙纵火的。”

赵守成吓得滚下马来，叩头哭道：“饶了我吧，诸位英雄，饶了我吧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我也是被逼的！呜……”嚎啕大哭。

高华容俯瞰笑谓：“赵兄弟，你别怕，只让你来做个人证，没说要制裁你。”示令左右：“把他拉上马来。”

左右依之。

高华容驭马趋近赵守成鞍前，柔声问道：“赵兄弟，甭哭啦，告诉我，当时你向小王爷通风报信，还看见了谁啦？”彼端，赵护身身子一凛。

赵守成慢慢收了涕泪，收拾心情，随即，垂头低首。

高华容将手搭上赵守成肩膀，再问：“嗯？告诉我，你向小王爷通风报信时，可曾看见其他细作？”

赵守成不敢抬起头来，把手缓缓一举，指向了赵护身。

赵护身脸色大变，旋又镇定，继而哈哈大笑。

高华容则对以冷笑，且不发作。

赵护身说：“你随随便便挟了个人来，威逼利诱，教他诬指我是朝廷细作……这等下三滥的把戏，也能骗得了天下人？呵呵。”

高华容道：“当时，他在场，我也在场，还有其他几名长老、各堂堂主，包括黑熊与大头鳄他们，统统在场，赵守成算不算是个随便抓来的人，大家自有公评。”赵护身冷哼。

高华容随即又道：“何况，除了人证以外，我还有物证。”说完，掏出一张纸来，在手里扬了一扬。

熊、王等人早知今日聚会的“戏目”，惟认定乃是高华容的阴谋，想要诬指赵

护身，巧夺打狗棒，遂皆不当一回事。

这会突然闻悉还有“物证”，于是都伸长了脖子、张大了眼睛来瞧。

赵护身身在彼端，并瞧不见，心底只能干著急。

熊、王等人看了物证之后，大惊失色，全都抬头蔑视赵护身。

那张文件，所谓的物证，乃是朱厚皋酬答赵护身的银票，银票已然兑现，上头有赵的签名、画押，更有八王府的大小印章。

委实证明赵护身拿过朱厚皋的钱！

若此，赵护身不是八王府的细作，更是什么？

赵护身眼看群丐脸色有异，只得故做镇静地问：“黑熊、大头鳄，你们看见什么啦？说呀！”

熊本立干咳一声，道：“一张银票，一张……八王府给你兑现了的银票。”

赵护身这才恍然大悟，暗忖：“糟！我中计啦，我中计啦……”

开立银票之人，固需印章证明，然而兑现银票之人并不需要，照理说，那张铁证如山的银票上，原不该有赵护身的签名、画押。

是朱厚皋存心陷害，欺赵是个叫花子，不谙票号事务，当初在兑现时唆使票号刁难，诱使赵护身留下这些证据，一遇机会，便转赠给了高华容揭发。赵护身事后虽觉不妥，但总以为这玩意对朱厚皋是两面刃，公布出来，于他无益，毕竟丐帮是朝廷明告的叛逆，勾结叛逆，可不大妙。万万没能料着朱厚皋仍敢如此。

高华容扬了扬手中银票，笑笑：“要不要过来比对画押啊？赵，长，老，这会，你没有话说了吧？”

赵护身还真无话可说。

王鳄一旁质问：“赵长老，我们这样信任你，你怎么可以干那种事？当时在场的还有赵毅长老，他是你的亲叔叔啊，他……他死了你知道吗？”

左亨岱、洪佑也来起哄：“赵护身，你还有资格掌棍吗？你这叛徒！”“摘掉他的袋子！”

丐帮凡是遭到驱逐的人，最基本的步骤，就是“摘掉袋子”、去其辈分了。

今时此地，群丐忌于赵护身武功高强，虽然叫叫嚷嚷，却是没有一人敢上前摘袋。

赵护身则自感羞愧，微微发颤，不复先前的镇定。

而高华容也不想逼之太甚，他要的并非其人，乃是其棍，遂道：“长老，请你交出打狗棒吧，交了出来，这事，”扬了扬手中银票，“我就不追究了，咱们‘以物易物’，你看怎样？”

赵护身满脸不屑地说：“你这北丐帮总堂主是这样当的？”

高华容沉下脸说：“阁下有什么资格说这话！哼哼，要不，我拿着人证物证，满天下喧嚷，看你将来还怎么做人！”

这番话击中的可是赵护身的要害，迫得赵护身再无退路，低头丧气。

高华容见状，补上一句：“我也是个老丐帮了，清楚打狗棒不会带在你身上，但也不会搁得太远，必在当日往返可取之处。所以喽，我给你十二个时辰，好好考虑。”赵护身听了未置可否。

高华容续道：“明日此时，我们将在这里祭棍誓师，然后拔营启程，南进东征。为了你自己、为了丐帮，希望你能准时到来。”高华容等人随即掉头归阵，也不等赵护身回答。

……

洪佑鞍旁来问：“总堂主，怎不等他答应？你想他会同意吗？”

左亨岱亦问：“需不需要我派人跟踪？”

高华容摇头笑笑：“他会交出来的，放心，给他台阶下吧。”

左、洪二人听见都很欣慰，欣慰的是，他们的少堂主愈来愈是成熟、愈是厉害。队伍中的熊本立与王鳄则颇心寒。

他二人心寒的是，受制于像高华容这般城府深沉、心机黑暗的人，未来的日子，想见愈不好过了。

翌日，清晨，熏照微微。

北丐帮大军营前，一面长方形的旗帜，迎风招展。

旗上绣着四只怪兽环拱着一根打狗棒。

旗下，插着一根长棒。

那是一根黑黝晶亮的长棍，插立地面，辉映闪烁。

那是丐帮的镇帮信物：打狗棒。

棒身纯系玄铁浇铸，朴直粗猛，棒头上雕有蟠龙，龙爪十八，象征降龙十八掌之意。

高华容等头目获报出见，无不惊喜欢呼。

无数帮众呼道：“丐帮万岁！打狗棒万岁！”“丐帮统一万万岁！”

惟独不见赵护身也。

然而打狗棒下，盘着一圈布袋，算一算，正好八只。

熊本立叹道：“莫不是赵长老决意辞去长老一职，所以留下布袋，避不相见？”

王鳄亦叹：“也许吧……”



高华容毫不在乎，兀自欢欣，拨起打狗棒在手，兜头抡舞，无奈他内力不足，复以棒身又重，舞得两下也就舞不动了，喘息停手。

仍笑：“诸位，打狗棒重出江湖，意味着丐帮也将完成统一，重出江湖啦！”

左亨岱当即振臂高呼：“今日统一丐帮，明日一统江湖！”

群丐听得兴奋，群起呼应：“今日统一丐帮，明日一统江湖！今日统一丐帮，明日一统江湖！”声传四方而不绝。

高华容听得心中大喜，手握打狗棒伫立，昂首享受这片刻，仿佛，他已经是纵横天下、号令八堂的新任丐帮帮主了。

仿佛他是当年的“九指神丐”洪七公、“天才马步隐”王隐了。

殊不知一场场更为惨烈的丐帮内战，还在等着他呢。

二

这一日，淮阴城北，一座豪宅的大厅，用白色盐巴赚来的血腥钱所砌成建造的象牙地板与金箔梁柱，在明亮的日光下，金碧辉煌。

正首摆了三张座椅，坐了三名大汉，并肩同列。

厅堂内或明或暗地站满了刀客、剑客，全系三人的贴身护卫。

这是王升的私宅，也是漕帮的总舵。漕帮自从确立了由淮阴的王升、苏州的南宫晔与杭州的都泰锦，共同号令之后，意即“三头马车”，总舵已不固定于苏州，而是轮流移动。

今番为了会见八王府的使者，特地移于淮阴王家。

八王府的使者，坐于三头马车对面，其人容貌清俊，举止斯文，穿着素雅，谈吐不俗，全然不类武夫，倒像是个书生。

乃神隐剑派掌门文长卿是也。

听完了文长卿所述的来意，王升首先回应。

这位长眉浓须、双目炯炯、年约七十的秃头老者笑问：“八王世子，想要把四分五裂的丐帮重新统一，掌握在手，因此，要你来告诉我们，多加配合？”

文长卿听对方把自己刚刚说过的长篇大论，概括为短短的几句话，心想必有言外之意，遂不开口，静待下文。

王升续问：“请教阁下，那丐帮是四分五裂、成天内斗，对我们漕帮较好？还是合而为一、团结壮大，对我们漕帮有利呢？”文长卿听出其中的含意，心知不妙，更不答话。

王升“嗯”了两声后，转向南宫晔与都泰锦问道：“你们说呢？何者对咱们较